

风刺隔壁一家醉，雨过开瓶十里香

从清醒到沉醉

从品味到宣泄

从沟通到封闭

从养生到自杀

酒是贪色的媒人

酒是越轨的借口

酒是祸国的源泉

酒是伤身的祸首

酒能乱性色迷人 一杯饮尽火焚身

醉酒后酒壮色胆 强奸人丧心病狂

色眼迷离雍正帝 酒店调情戏酒女

三人掉进酒陷阱 酒后侮辱女青年

酒后乱性失理智 酗酒作恶众生相

幽王为赌美人笑 点燃烽火戏岗哨

玉虎女郎作诱惑 酒后商场栽跟斗

酒后无德终丧志 醉后误接别人妻

美人计原本得成 醉酒后换妻误事

佛教对酒的戒律

道教对酒的清规

儒家禁酒的思想

因酒祸国篇

前赵王朝嗜酒亡国

沉湎酒色 纣王自焚

欲饮酒 丧身亡国

酒酿成家庭悲剧

后引发婚姻暴力父亲酗酒醉死儿子

福家庭因酒解体倒在婚宴上的新郎

吕雉酒后杀妻

后重生天理人伦 丈夫酗酒射杀妻子

大败局



败下

陈思源◎编著
远方出版社

陈思源◎编著

大败局

酒败

远方出版社

因酒乱性篇

“酒能乱性色迷人，一杯饮尽火焚身”，喝酒虽是小事，但要是把握不住“度”，便会滑向罪恶的深渊。正所谓：酒后无德，人性尽失。

1. 酒能乱性色迷人 一杯饮尽火焚身

《三国志·张昭传》中记载：孙权在武昌临钓台召集群臣宴饮，喝得大醉。此时，便让人用水洒在群臣身上，还说：“今日痛饮，众卿家要喝到醉倒在这台里边，才停止不喝。”一边说，一边脱衣解怀，挽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显露出不醉不罢休的架式。张昭此时是孙权的绥远将军、由拳侯。一看主公今日喝酒有些失常，若是当场劝谏，不一定能奏效，但又看不过眼，便满脸正气，一声不哼，独自走到外面的车里坐下来了。孙权正准备与群臣开怀痛饮，见张昭却一人离席而去，老大不高兴，便立即打发人把张昭叫回来，向他道：“大家一起快快乐乐陪朕饮上几杯，你为什么要发怒离

● 大败局

席呢？”张昭见孙权发问，便直截了当地回答道：“从前殷纣王作成酒糟山、酒池子，整夜地喝，当时也认为是快乐快乐，没认为是干坏事啊！”历史上的纣王为满足他骄奢淫逸的欲望，造酒池肉林肆意挥霍享受，最后导致亡国，自己也掉了脑袋。孙权当然知道这个史实，也明白了张昭愤而离席的缘故，他不再说话，脸上露出惭愧的颜色，并立即下令撤掉了宴席。孙权为什么听了张昭一席话，立马把宴席撤了，并且后来也厉行节酒？因为他意识到，喝酒虽然是小事，但要是把握不住“度”，便会成为滑向堕落斜谷的起点。过于贪杯尚且如此，倘若酒中加“蜜”、下“药”，酒席本身包含着其它因素，这样的酒别说多喝，喝上一次两次结果会如何呢？请看今日的事例：

某天下午，F市商业城总裁张大海原在部队的一位战友来告诉他们夫妻，由他给张公子介绍的在虹菱区地税局工作的小郭姑娘决意退婚，并把小张给买的一块表和24K的金项链都退了回来。

“哎呀，这太意外了！两个年轻人举行婚礼的时间都定下来了。原来说好3月26日登记、28日举行婚礼，相差只有6天了。亲朋好友通知了，酒席在酒店也订好了，这一变可怎么好呀！”张局长的老伴李玉花含着泪，扎撒着两手一边自己唠叨，一边又问老张的战友：“咋生的变故？”

老张的战友以实情相告，说是小郭姑娘看不上张晓（张局长的儿子）的工作。张晓的长相、块头姑娘没说的，小伙子高挑个儿，宽肩膀、厚胸背、细扎腰、黑红的脸膛、一身的疙瘩肉，像个男子汉。原听说小张在市建筑开发总公司工

作，也没啥意见。相处一段时间后，两人也投脾气。就在定了婚期以后，不知哪个坏茬弄鬼，给小郭姑娘透了底，说张晓只是在市建筑开发总公司下面一个分公司的仓库当材料员。小郭姑娘不信，就约了一位姐妹去看究竟。她俩到公司去打听，又正巧遇上两个调皮鬼。姑娘问张晓在哪个部门工作，那两个调皮鬼挤眉弄眼地告诉说在“裤头里”（实际上仓库在库头街）；姑娘又问活累不累，两个调皮鬼说：“整天吊儿郎当的，累个球！”小郭姑娘听了又羞又气。两位姑娘被领到仓库，刚进大门，其中一个就高声吆喝：“黑又亮！”（咳，谁不知这是电视广告上常见的一种鞋油的名字）“黑又亮！两位靓妹子找你来了！”待张晓应声出来时，小郭扭头就跑，就死活不干了。

“咳，真是嗑瓜子嗑出臭虫来，什么人都有——”老张的战友也愤愤不平地说。

李玉花先是扎撒着双手哆嗦了一阵，又揉揉泪湿的两眼，嘟噜着：“哎呀呀，真缺德——真缺德呀！咱家是招谁惹谁来了，用这种毒招损咱，真缺德——真缺德——！”

老张的儿子因工作单位不好，这已经是第三个姑娘与他吹灯了。儿子已经26岁了，与他同岁的，不少已经当上爸爸了，她能不着急吗！

说起儿子的工作单位，老伴没少跟老张唠叨。

当初，儿子中专毕业后，分到建筑开发总公司当上了仓库材料员，李玉花没少埋怨。特别是邻里聊天时，有的替张晓惋惜：“啧啧！一个中专生、局长的儿子，去当仓库材料员，可惜！可惜！”有的西北风刮蒺藜——连讽带刺地说：

● 大败局

“老张让儿子从最底层干起，这是模范带头，给全市干部树标！”这些咸的淡的，老李听了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可她知道老伴的人品和犟劲，为别人办事，跑里跑外，心肠热得烫人；一到给自家办事，就不好意思，怕别人说长道短。但是儿子的对像屡次吹灯，儿子今年都26岁了，她实在沉不住气。客人一走，她又数落开了：“我说老张，你这个榆木疙瘩脑袋什么时候才能开窍啊！儿子工作的事，在如今这个世道，你不出面，不求人，不出‘血’，谁还主动上门来给你办！再看看你做的那个官，你是个监察局局长，本来就不是喜人而是得罪人的差使，不犯事的人，不会贴你靠你；犯了事的人，你又一律公事公办，人都给你得罪光了，哪有人为你帮忙啊！”

“好了，别念经了！已经够烦的了！”张大海冲老伴吼了一声。

“我念经，我念经你听进一句也不至如此！你看看这几年，和你一道为官的，哪一家不是宾客盈门，哪一家不是富丽堂皇？你再看看咱们家，除一台‘上菱’冰箱和18吋国产电视机属于‘高档’物品外，其余的，如卧具、沙发、写字台等，均是寻常百姓家应有之物。家里这副寒酸相，我从没有埋怨过你。可这是儿子的事，是儿子的前途和婚姻大事。现在的姑娘，哪一个不是既要看男朋友的‘牌子’（长相），‘腕子’（工作），还要看‘台子’（爹娘的权势）。咱儿子只是个材料员，有谁能看上，嗯？”

“前途靠他自己闯。爹娘什么都包下来，行吗？！”老张又顶了老伴一句。

“靠他自己?!”李玉花一听这话，不禁提高了嗓门说道：“你明白‘父’字啥含义不?”老李一边比划着一边说，“‘父’字下边是两只大脚，上边是两个肩膀，意思是顶天立地的父亲，要用双肩支撑儿女成长!”

老张一听这话，不禁笑道：“嘿，你还真会联想。”

老李没有笑，而是越说越激动：“你懂得‘爸’的意思吗?‘爸’是说为了子女的前程，作父亲的，必须巴结一下影响孩子进步的关节人物……”

对老伴的一席话，老张知道她是胡掰乱猜，但却道出做母亲的一片苦心，他也不禁为之动心：“哎，没法子，我们只好为儿子去烧香拜佛了。”一天夜里，老张老两口拎着“贡品”来到儿子的越级又越级的上司——市建筑开发总公司总经理薛德恒的家。

薛德恒人称“邪得很”，他住的是一套豪华的四室一厅的房子，建筑面积150平方米，使用面积105平方米。张大海敲门进屋之后，不禁眼前一亮，只见这别墅式房子的装潢十分讲究。中厅20平方米，精致明快的吊顶、花篮似的吸顶灯、闪光照人的拼木地板、红木家具和文物架，配上金丝绒的帘幔，显得高雅大方；薛总夫妇住的卧室15平方米，室内欧洲风格装饰，以精美花卉图案的面料作床罩、窗帘，与单色宽大多褶的帐幔相陪衬，显得典雅华贵，暖色调的设计让人倍感温暖舒适；其女儿住的卧室15平方米，装饰以白色为主调，配以黑色的线条和彩色卧具的点缀，房间纯净亮丽，清新中现活泼，恬静中呈淡雅。

张大海夫妇俩进屋时，厅内有两位客人正说话。薛总一

● 大败局

见来的两人，先是一惊，后是一喜。

眼下他所属公司正犯了事，债主逼债，检察机关调查。刚才他们三个人正在挖门子托熟人疏通关系呢，现在下属公司一个普通职工的父亲——市商业城总裁亲自登门，这不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吗？本来有人说下属公司一个材料员的父亲是本市的监察局长，但一来薛总早听说这位局长是个犟老头，用他们的行话说，是不上道的“傻冒”；二来总裁的儿子只让其当材料保管员，心中也有愧疚，临时烧香恐怕难奏效。今日老两口主动登上门来，他能不高兴吗？

宾主落座、献茶之后，薛总忙问道：“张总今天亲自登门，真使寒舍蓬筚生辉。请问，有什么事要我效劳的吗？”

张大海夫妇俩也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希望给儿子调换一个体面的工作单位，免得姑娘看不上，对象谈不成。

薛总一听，亮着嗓门说：“咳，这么大点事，也值得总裁亲自来一趟？老嫂子打个招呼，我敢不办？这么着吧，我给他的公司商量一下，能调的话，尽快办。放心，这个事，我一定放心上！”

张局长一见薛总答应得很爽快，心里倒是很高兴。老伴李玉花暗地还捅了老张一下，心说：“老鬼就你心眼死。你看，举手之劳，这事不就有望了。”

正在老张老两口高兴之时，坐在旁边的一位客人插话道：“张局长，今天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都是薛总的朋友，也就不见外啦。有两句话我说出来，你可甭在意。”

张局长看着插话人，说：“请讲，请讲。”

那位客人就是市建筑开发总公司某分公司的一位经理，他接着说，“现在是市场经济，讲的是公平、公正的交易法则。薛总给你儿子调工作要搭人情，以后，我们的圈子里的人，一旦有谁撞在监察局的枪口、刀刃上，也请局长大人手下留情！”

薛总怕这位犟老头张局长不好直接回答，忙帮着圆场打哈哈：“咳，这还用说吗？真有那一天，找到张局长，还能不管吗？”

张局长也只好顺水推舟地说：“对，对，对。”一边搪塞，一边示意老伴，准备告辞。

薛总见话已经都说明了，客人要走，机会不能错过，赶忙说道：“今日时候不早，张局长是大忙人，不好久留，正好同事们要敲我‘乔迁新居’的‘竹杠’，咱以后约个时间，请张局长赏脸参加，来给我‘烧炕！’”

老张夫妇俩忙答道：“好说，好说。”便起身告别了薛家。临走，薛总说什么也不让张总破费，硬把他俩提的礼物塞在张总手里。

薛德恒果不食言，未出一周，张晓的工作作了适当的调整，由仓库材料员调为保管员。薛总还告诉张局长，他们的人事部门问过市委组织部，中专毕业生可作干部使用，也可以作为工人分配，各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自己确定。对张晓目前只好暂作这样的安排，待以后有机会再商量。张大海的夫人代张局长一个劲地感谢这位薛总。

张晓被调整工作一个月后。这天上午一大早，张大海刚进办公室，电话“叮铃铃——叮铃铃——”急促地响起来。

● 大败局

老张放下公文包，赶忙抓起电话。话筒里响起市建筑开发总公司薛总那宏亮的声音：“喂，张总吗？我是老薛呀！”

“噢，薛总，您好，有什么事吗？”

“以前不是说过嘛，请您到我家来‘烧炕’？明个晚上好吗，是星期五，正好放松放松……”

张大海听后，心里“咯噔”一震，犯起了嘀咕：“现在烧的什么炕，这场酒里有啥名堂？”

薛总听张大海在电话里不应声，就知道他犯犹豫，赶忙接着说：“张局长，请您来是朋友相聚，不是求您解决什么困难。再说，晓晓下一步的发展问题，也要跟您商量一下嘛！”

“嗯——嗯——我安排工作看看。”张大海仍心有疑虑地回答。

“还看什么，你是不是有点害怕？咱自己在家里请客，不花费公款，谁管得着啊？！就这么定了，晚6时准时恭候！”

薛总的话说到家了。是呀，私人宴请不用公款，还有什么缘由拒绝的呢？咳，去就去吧。

老张接受上次携带礼品被退回的教训，这次干脆空着两手，只扛张嘴去。

星期五晚6时，张大海准时来到薛总住的别墅楼。他前次来这里，是晚上8点后，别墅楼周围的环境看不清楚。5月份的晚6点，天还很亮。

别墅楼依山傍海，坐落在山南凹处，背靠大财山，两边是小财山，别墅楼好似安坐在大自然锻造的“太师椅”里

面；山岗林木茂密，松林、枫林、桃林，开始吐翠、含红、绽花；楼前那梅花形的喷水池，往上喷吐银丝玉柱，落下变成细雨珍珠；台阶两旁嫩竹摇曳，楼左楼右樱花竞艳……好一块风水宝地，好一个“世外桃源”。这副画面，托出唐朝诗人杨巨源所写“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的意境。

按动开门讯号，进得门来，薛总夫妇和以前见过的两位分公司经理，以及几位未曾见过面大概也是经理老总之类的人物，还有两位风度翩翩十分摩登的女郎都起身热情迎接。

“酒菜已备齐，只等贵客来！”薛总执意让张局长上座。

分宾主坐好后，薛总又向张大海介绍了在座的其他客人。张大海听过介绍后礼貌地打了个哈哈。

老张看桌上这个酒席，虽没设在星级宾馆，但比星级宾馆还高档。酒有“茅台”、“人头马 XO”；菜有鱼翅、海参、鲍鱼和大对虾等，算得上是“盘列八珍”、“杯呈琼浆”。说真格的，老张赴这种等级的酒宴，不能说是第一次，但也实属稀罕。

薛总首先致祝酒辞：“今天诸位来我这里，不论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大家坐在一起都是好朋友。大家给我‘烧炕’，不胜荣幸。来，我和夫人先敬大家一个感谢酒！”

“呼、呼、呼”，觥筹交错。

张大海也向薛总敬了个“乔迁之喜”的祝贺酒。

“哎，今天的酒呀，除了祝贺薛总乔迁之喜外，还有一层意思”——一个分公司的经理卖关子似的留下半句话。

全桌人的目光看着他。

● 大败局

那位经理得意地说：“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官商联姻’、‘经理小姐联亲’！”

除张大海外，几位经理乐得鼓起掌来，两位小姐面颊飞起两片红云，也随即“咯咯”地笑了两声。

酒过三巡，男女都带点酒意。

薛总变成了关公脸，又举起酒杯说：“咱这些人，是肉身凡胎，生在红尘中，都食人间烟火，不能太苦自己……会工作也得会生活。是嘞，张总。”

张大海不置可否地哼哈着。

“亲不亲，酒上分。酒品看人品，今个晚上，没外人，张局长是我们的职工家属，一家人。老总们，给局长敬酒——敬酒！”分公司的经理们轮番给张局长敬酒。

两位小姐也轮番向张大海劝酒。

张大海由于工作的习惯，酒桌上一直保持着警惕性。

酒过数巡，薛总给张大海点燃一支烟，不慌不忙地说道：“今个，请老兄来寒舍，一是乐哈乐哈，忙了一周大伙放松放松；二是有个连环扣的难题，和老兄一起商量着解一解。”

张大海知道今天的酒决不是“烧炕”那么简单，已有思想准备，故不感到意外。他眨眨眼道：“什么样的连环扣难题？”

薛总指指旁边坐着的王经理：“老王就是张晓所在分公司的经理。自从你和老李上次来见面之后，老王就注意关照张晓调作保管员，干了这段时间还真不错，活干得利索，群众反映也好。王经理考虑晓晓是财会学校毕业的，而且还熟

悉微机操作，本打算过两天调晓晓到财务科当会计，不曾想祸从天降，老王遇到了麻烦，晓晓的事，目前也顾不上了……”

张大海经薛总一提，想起了市纪委和监察局的联合监察室曾提到过的正在查处的一件群众举报建筑公司经理受贿案件，原来就是眼前这位人物，他不禁眉中间露出一个“川”字，看着王姓经理：“你简要说一说，是怎么回事？”

“咳，都怪我发浑，贪小便宜，闯下祸端——”

薛总见王经理不走正题，急忙拦住话头：“老王，你少扯闲篇，快说主要的！”

王经理点点头，“是是，说主要的。去年，我帮一个工程队接了一个标的1000万元的工程。工程队领导对我感恩戴德之余，又送给我5万元的‘操心费’。我当时推了好几次不要，来说这开支他们工程队有规定，是合理合法的，硬是塞给我就走了。咳，那段时间也赶上家里缺钱用，心想，反正不损害集体利益，自己又是出过力的，拿这个钱也不算过错，不料想，现在被纪委和监察局追上了。……”

“张总，老王的这个事，为了晓晓，也请您设法帮帮他。假若他能过了这一关，他会重用晓晓的。老王不会忘恩负义的。”薛德恒帮王经理说明了意思。

“对对！我决不会忘恩负义！”王经理以乞求的目光望着张大海。

老张磕了磕烟灰，抬眼望望酒桌上的人，说：“现在反腐倡廉风头正紧，政策规定又很明确，帮这个忙有一定难度。”张大海这话一半说的是实情，一半是对帮这个忙有些

● 大败局

疑虑。薛德恒知道张局长不会一下应承，也没有指望一席酒就解决问题，连忙说道：“难度肯定会有，不过事在人为嘛，先给张大海打个招呼，望你多多关照就是。”张大海见不要自己当场表态，绷紧的心稍微松弛下来，便含糊其辞地答道：“好的。”

第一次酒席就这样散了，临走时薛总塞给张局长一个牛皮纸信封，笑着说道：“一张‘优惠卡’，一点小意思望张局长笑纳。”老张推辞了一阵还是顺手接过来了。

回到家打开一看，什么‘优惠卡’，原来是一张存款单，“张大海”几个大字，清清楚楚地写在存单上。张大海开始心里一怔，这不也是受贿吗？！转念一想，先收下，看事情能不能办，办不成退回去也不迟。

张大海第二天就找了办案人了解那件案件的情况。据联合监察室办案的同志汇报，那位王经理，叫王达法，有些职工取其谐音，把他叫作“王大发”。这两年，他贪污、受贿、索贿，有确凿证据的就有4起，数额达12万元之多，而且态度很不好，到处拉关系托人情，千方百计想解脱自己的罪行。办案组正准备向市纪委、监察局领导汇报后，建议将案件移交检察院查办。

又一周的星期五上午，刚到上班时间，张大海在办公室门口就听到急促的电话铃声。他拿起电话，听出是薛总的声音：“张总，那件案子你问过了吗？”

“问过了。”

“纪委、监察局的刀下能不能留情？”

“薛总，这个案子款项比较大，市纪委、监察局都很重

视，弄不好要转到人民检察院的刀刃下了！”

“这么说，连环扣就解不开了！”

“话也不是那么说，只是难度较大。”

“那就请张总今天晚上到飞天酒家聚一聚，大家一块想办法，好吗？”知道只在家里烧一次“炕”还不足以让张大海下定决心，他便再一次发出了邀请。

“好吧！”张总答应了。

晚6时。

城南郊在东西国道和南北省级公路交叉处，有一座格外显眼的酒楼，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楼高三层，风格别致，楼顶系中国式的仿古建筑，楼体按照西洋设计，顶盖金桔色琉璃瓦，墙面贴乳白色的马赛克，楼檐四周亮着彩灯。门厅顶部朱红色的霓虹灯映出“飞天大酒楼”五个大字，两边绿色霓虹灯拼接成舞女飞天的图形，一闪一闪的引人注目。酒楼门前，两位靓女，十八九岁，穿着突出胸部、臀部的特制的旗袍，旗袍开口很高，风一吹，飘扬的下摆托出靓女的玉腿。两位女郎以妖冶的姿势迎接着光顾的客人。

当张大海乘坐那辆半旧不新的“桑塔纳”到达酒楼门口时，薛总他们早已迎候在那里，除了上次几位经理之外，还有两位女性，薛德恒介绍说，这是公司的两位秘书。

宾主都是熟人了，稍事寒暄，便在薛总带领下直奔“玫瑰厅”。一上桌每人先来一碗燕窝羹。薛总首先发话，他说：“上次有劳诸位在寒舍‘烧炕’，招待不周怠慢了诸位，今个特备便宴向诸位陪罪。大家若是能喝个痛快，就算是给我薛某赏脸了。”薛总话刚说完，菜就陆续上来了，先是炖品系

●大败局

列：炖山鹰、炖猴鞭、炖海狗、炖豹狸鞭……接着是8个碟子的配菜，然后又上来正菜：红烧穿山龙、红烧虎豹……张大海今日可是大开眼界，领略到现代派的生活水平是个啥样子了。

开席后，薛德恒端起酒杯说：“有劳张总为我们兄弟的事操心，没别的报答，我们每人敬张局长三杯酒，然后请两位小姐给局总裁大人敬酒。”大家一致赞同，纷纷站起来与张大海碰杯、敬酒。

几杯酒下肚后，张大海浑身发热，头也有些热，但还算清醒，只是平日就有慢条斯理说话习惯的舌头，这时更显得不大灵活，转的频率更慢，显得有些结巴：“薛……薛总，上次托……托付的那件事，我正在全……全力地办，市里对这件案子很重视，市纪委、监察局正准备转到人民检察院去，我硬是给挺住了。”

说到这里，王经理立马站起来，冲着张大海说：“有劳总裁关照，兄弟先喝三杯，望局长喝一杯，接受我的谢意。”

张大海也拿起酒杯说：“这杯酒我喝，但事情还只是个开头，越往下越棘手。几位老总，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样有悖原则的事，我还是第一次……”

薛德恒知道张大海帮这个忙仍有顾虑，便立刻接过话头，说：“张总裁为人性格、为官原则，兄弟们是知道的。只是这件事说大可以大，说小也可以小，何况局长的公子在我们这个系统，问题圆满解决，对大家都有好处。再说吧，张局长为官几十年，一身正气着实令人钦佩，可结果不还是两袖清风？社会上都流行‘五十九现象’，不趁在任在位为

朋友办几件实事、好事，到退下来那一天，后悔就来不及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嘛！”

“薛总说得对极了”，旁边一个姓贾的经理接过薛德恒的话说：“总裁为官多年，总听说过‘楚尹现象’吧。”

“愿闻其详。”张大海不解其意，故而想弄个明白。

“那是说，”贾经理说道，“从前楚国边远的三县有三个县官，其中一个为官清廉，但不讨上级的喜欢，离任时连一叶小舟都雇不起，人们都讥笑他是痴子。另一个则瞄准时机索取钱财，人们不但不责怪他贪赃反而称赞他贤能。还有一个则无所不贪，并用索取的钱财交给上司，像对待儿子那样笼络下属，敬奉富豪，于是不到三年，即被推举担任掌管法纪的要职，即使老百姓也称赞他是好官。这种廉者遭到讥讽、受到压制，贪者得利又得势的现象人称‘楚尹’现象。连素以谋略著称的明朝丞相刘伯温，也百思不得其解，发出了‘不亦怪哉’的困惑哩！”“哎，这有什么不好解的，”一位姓金的经理接过话茬说，“我说那个刘伯温也是个‘傻冒’，有宝不当宝，有权不会用，能不遭讥讽，受压制吗？！”

两位经理这一唱一和的调侃，真的使张大海有些触动，他想过去自己一直按原则办事，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家徒四壁不说，还得为儿子的工作这区区小事要向这些经理们求助，可这些人原来他都是看不上眼的啊！这几天稍微显示了一下“权势”，两度享受美酒良辰，一万元的存款到手且不去说，这些平日眼睛都长在额头上的“大款”们却都在他面前点头哈腰肆意奉承，时至今日，他似乎才真正明白“权”的含义。想到这里，张大海不禁主动端起酒杯，站起来说